



吕氏春秋

欲胜人者
必先自胜
欲论人者
必先自论
欲知人者
必先自知

〔战国〕吕不韦 编

陕西旅游出版社

珍藏版

吕氏春秋

[战国] 吕不韦 编

陕 西 旅 游 出 版 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吕氏春秋 / (战国) 吕不韦编. — 西安: 陕西旅游出版社,
2002.12

(中国传统文化经典文库. 第 1 辑 / 马力主编)

ISBN 7-5418-1941-7

I. 吕… II. 吕… III. 杂家—选集 IV. B229.2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105482 号

策 划 ☐ 忠 平 责任编辑 ☐ 马凌云 封面设计 ☐ 陈 非
出版发行 ☐ 陕西旅游出版社(西安市长安北路32号, 邮编: 710061)
网 址 ☐ <http://www.sxlycbs.com>
经 销 ☐ 新华书店
电脑制作 ☐ 云鹤图文设计制作中心
印 刷 ☐ 西安市第二印刷厂
版 次 ☐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
开 本 ☐ 850 × 1168 1/32
印 张 ☐ 140

ISBN 7-5418-1941-7/G · 519

定 价 ☐ [全 20 册] 200.00 元 (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工厂调换)

前

言

中华民族有着数千年的文明历史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，给人类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。它不仅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，而且对今天在人们正确认识民族历史的同时，得到爱国主义教育，陶冶道德情操，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，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，仍有巨大的现实意义。它们是我们炎黄子孙的文化精髓，它们塑造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。

为了继承我国优秀文化遗产，使文明古国的历史遗产得以发扬光大，我们特推出了《中国传统文化经典文库》丛书。这套丛书本着推陈出新，弘扬传统之宗旨。精选我国历代经史子集名著 40 种，以古籍名著今译的形式出版。

我们首先重点选取我国古代哲学、历史、地理、文学、科技各领域具有典型意义的不朽历史巨著，又兼及历史上脍炙人口世代流传的著名选本。考虑到普及的需要，考虑到读者的对象，就每一部名著而言，除个别是全译外，绝大多数是选译，即对从该名著中精选出来的部分予以译注，译文力求准确、畅通，免去了读者面对纷繁复杂，文字艰深的古书之苦，适应快节奏的时代，使读者能够直面中国古代文化之精华，一边学习，一边就可以运用。使老年人、中年人、青年人都愿意去读，都能读懂，以便从中得到教益。

2A065/04

另外，该套丛书采用图文双色的形式推出，即人们在欣赏，赏读文字的同时，又能看到著名的山水画，使人产生心旷神怡的感觉。

由于水平有限，这套丛书必定会有不少缺点、错误，也诚恳地希望读者批评指正。

《中国传统文化经典文库》编委会

2003年1月

目

录

本 生	(1)
重 己	(7)
贵 公	(13)
去 私	(19)
贵 生	(24)
情 欲	(32)
当 染	(38)
劝 学	(46)
尊 师	(52)
大 乐	(60)
侈 乐	(66)
古 乐	(71)
论 威	(88)
爱 士	(95)
顺 民	(100)
节 丧	(107)
去 尤	(114)
听 言	(120)
本 味	(125)
义 赏	(135)
察 今	(142)
察 微	(149)

不 二	(157)
淫 辞	(160)
用 民	(167)
举 难	(175)
察 贤	(183)
爱 类	(186)
慎 行	(192)
察 传	(199)
贵 直	(203)
上 衣	(211)

本 生

【原文】

始生之者，天也；养成之者，人也。能养天之所生而勿撓之谓天子^{〔1〕}。天子之动也，以全天为故者也^{〔2〕}。此官之所自立也^{〔3〕}。立官者，以全生也。今世之惑主，多官而反以害生，则失所为立之矣。譬之若修兵者，以备寇也，今修兵而反以自攻，则亦失所为修之矣。

【注释】

〔1〕 撓（yīng 英）：触犯。

〔2〕 全：保全。天：指天所赋与人的天性与生命。故：事。

〔3〕 官：职官、官吏。所自：所以。

【译文】

最初创造生命的是天，使它得到保养和生长的是人。能够保养天所创造的生命并不加损害的人就是天子。天子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保全天赋的生命与人性。这是设立官吏的根本原因。设立官吏是为了保全生命。现今时代的糊涂君主，设立



很多官职反倒损害了生命，这就背弃了设立官职的本来意义。如建设军队吧，本来是用来防备外来侵略的，现在建设军队反倒用来自相攻击，就失去了建设军队的本来意义。

【原文】

夫水之性清，土者扣之^[1]，故不得清。人之性寿，物者扣之，故不得寿。物也者，所以养性也，非（所）以性养也^[2]。今世之人，惑者多以性养物，则不知轻重也^[3]。不知轻重，则重者为轻，轻者为重矣。若此，则每动无不败。以此为君悖^[4]；以此为臣乱，以此为子狂。三者国有一焉，无幸必亡^[5]。

【注释】

[1] 扣（gǔ 古）：搅混，扰乱。

[2] 性养：用生命供养外物，指嗜欲过当。

[3] 轻重：高诱注：“轻，喻物；重，喻身。”

[4] 悖：谬误，惑乱。

[5] 无幸必亡：“必亡无幸”的倒文，言其国必亡，无可幸免。（用俞樾说。）

【译文】

水的本性是清澈的，但因为泥土混杂在水里，所以才不清澈。人的天性是可以长寿的，但因为身外之物不断搅扰他，所以就不能长寿。外界的东西是用来修养生命的，而不是用生命去追求的。现时代的人们，糊涂的大多用生命去追求外界的东西，这就是不知道轻重了。不知道轻重，就会把重的当作轻的，

把轻的当作重的。如果像这样，那么一举一动没有不失败的。如此做君主，就会上下离心离德；如此做臣子，就会乱纲乱纪；如此做儿子，就会狂妄自大。一个国家有以上三种情况之一的，就势必要灭亡，不可幸免。

【原文】

今有声于此，耳听之必慊^[1]，已听之则使人聾，必弗听。有色于此，目视之必慊，已视之则使人盲，必弗视。有味于此，口食之必慊，已食之则使人瘖^[2]，必弗食。是故圣人之于声色滋味也，利于性则取之，害于性则舍之，此全性之道也。世之贵富者，其于声色滋味也多惑者，日夜求，幸而得之则遁焉^[3]。遁焉，性恶得不伤？

【注释】

[1] 慊 (qiè 妾)：快意，满足。

[2] 瘖 (yīn 音)：哑。

[3] 遁：通循，指放纵流逸而不能自禁。



【译文】

假设这里有一种音乐，耳朵听到它一定感到愉悦，但是听过它以后就会使人耳聋，那人们就一定不去听了；假设这里有一种色彩，眼睛看到它一定感到愉悦，但是看过它以后就会使人眼瞎，那人们就一定不去看了；假设这里有一种吃的东西，嘴巴吃到它一定感到愉悦，但是吃过它以后就使人哑巴，那人们就一定不去吃了。因此圣人对待音乐、色彩、食物的态度是：对生命有利的话就接受，对生命有害的话就抛弃。这是保全生命的办法。世界上尊贵富有的人在声色滋味方面大多是糊涂的。他们夜以继日地追求这些，侥幸得到了，就全身心地陷进去享乐，生命怎么能不受到伤害？

【原文】

万人操弓，共射其一招^{〔1〕}，招无不中。万物章章^{〔2〕}，以害一生，生无不伤；以便一生，生无不长。故圣人之制万物也，以全其天^{〔3〕}也。天全则神和矣^{〔4〕}，目明矣，耳聪矣，鼻臭矣，口敏矣，三百六十节皆通利矣。若此人者，不言而信^{〔5〕}，不谋而当，不虑而得；精通乎天地，神覆乎宇宙；其于物无不受也，无不裹也^{〔6〕}，若天地然；上为天于而不骄，下为匹夫而不愠；此之谓全德之人。

【注释】

〔1〕 招：箭靶子。

〔2〕 章章：明美繁盛的样子。

〔3〕 天：这里指性与命。

〔4〕 神和：精神和畅。

〔5〕不言而信：不说话而信义自存。

〔6〕裹：包含。

【译文】

一万个人拿着弓箭，一起射一个靶子，靶子不会不被射中；万物繁多而旺盛，一起来损害一个生命，那这个生命不能不受到伤害；如果是一起用来帮助一个生命，那么这个生命不会不生长。所以圣人整治万物，是为了保全他们的天赋人性与生命。天赋的人性和生命保全了，精神就和谐了，眼睛就明亮了，耳朵也敏感了，鼻子也嗅觉灵敏了，口齿也伶俐了，身上三百六十块筋骨都顺畅了。如果是这样的人，不说话也讲信义，做事不经过商量也是正确的，不经过思考也是得当的。灵犀贯通天地，精神覆盖宇宙。他们对于万物没有不能承受的，没有不能容纳的，就像苍天与大地一样。他们即使高居天子的尊位也不骄傲，即使处于下贱的百姓境地也不愁苦。这就叫作德行完全的人。



【原文】

贵富而不知道，适足以为患，不如贫贱。贫贱之致物也难，虽欲过之奚由？出则以车，入则以辇，务以自佚^[1]，命之曰“招蹶之机”^[2]。肥肉厚酒，务以自强，命之曰烂肠之食。靡曼皓齿^[3]，郑、卫之音，务以自乐，命之曰伐性之斧。三患者，贵富之所致也。故古之人有不肯富者矣，由重生故也，非夸以名也^[4]，为其实也。则此论之不可不察也。

【注释】

[1] 佚(yì)：逸乐。

[2] 招：致。蹶(jué)：足病。机：机械。此句言出车入辇，过分佚乐，不重锻炼，故为招致足病的机械。

[3] 靡曼皓齿：指美色。靡曼指肌肤细腻。

[4] 夸：虚夸。



【译文】

富贵却不明白养生之道，恰恰容易由此形成祸患，反而不如贫贱的人。贫贱的人想得到东西很困难，即使想奢侈又哪里有条件呢？出门乘车，进门坐辇，非要这么做来使自己安逸，这些车辇便可叫作“引发脚病的器械”；肥肉醇酒，非要用这些支撑自己，这种酒肉便可叫作“烂肠子食物”。女人的美貌姿色和郑、卫的靡靡之音，非要用这些来取乐，这种声色便可叫作“砍伤生命的斧子”。以上三种祸害，都是由于尊贵富有引起的。所以古时候有不愿意富贵的人，就是因为看重生命的缘故。这倒不是为了追求虚名，而是为了它的实在利益。那么，这个道理就不能不真正体会了。

重 己

【原文】

倕^[1]，至巧也。人不爱倕之指，而爱己之指，有之利故也^[2]。人不爱昆山之玉、江汉之珠，而爱己一苍璧小玕^[3]，有之利故也。今吾生之为我有，而利我亦大矣。论其贵贱，爵为天子，不足以比焉；论其轻重，富有天下，不可以易之；论其安危，一曙失之^[4]，终身不复得。此三者，有道者之所慎也。有慎之而反害之者，不达乎性命之情也。不达乎性命之情，慎之何益？是师者之爱子也，不免乎枕之以糠^[5]；是聾者之养婴儿也，方雷而窥之于堂^[6]；有殊弗知慎者^[7]。夫弗知慎者，是死生存亡可不可，未始有别也。未始有别者，其所谓是未尝是，其

所谓非未尝非，是其所谓非，非其所谓是，此之谓大惑。若此人者，天之所祸也。以此治身，必死必殃；以此治国，必残必亡。夫死殃残亡，非自至也，惑召之也。寿长至常亦然。故有道者，不察所召，而察其召之者，则其至不可禁矣^{〔8〕}。此论不可不熟。

【注释】

〔1〕 倕 (chuí 垂)：一作“垂”，相传是尧时的巧匠，一说为黄帝时的巧人。

〔2〕 之：通“其”。

〔3〕 苍壁小玃：苍壁为石多玉少的玉石。小玃为质量较差的珠。珠之不圆者为玃。

〔4〕 一曙：一旦。

〔5〕 师：瞽师，即盲乐工。枕之以糠：使爰子枕卧在谷糠中。糠易伤害眼睛。

〔6〕 方：正当，刚刚。窥：使动用法。之：指“婴儿”。

〔7〕 殊：过，甚。

〔8〕 其：指死殃残亡和长寿两者。

【译文】

倕是最手巧的人了，可是人们不爱护倕的手指，而是爱护自己的手指，这是因为自己的手指对自己有所帮助的缘故；人们不爱护昆山的宝玉、江汉的明珠，却爱护自己的一块成色不高的玉石、一颗形状不圆的小珠子，这是因为自己的东西才对自己有用的缘故。现在，我的生命归我所有，给我带来的好处也很多。从贵贱方面来说，即使地位高到做天子，也不能够

和它相比；从轻重方面来说，即使富裕到拥有天下，也不能和它交换；从安危方面来说，一旦有一天失去了它，就一生再也不能得到。这三个方面，是有道的人小心的地方。有虽然小心但反而损害了它的人，这是没有领悟人性与生命的情理。不领悟人性、生命的情理，小心它又有什么用？这就像盲人虽然疼爱儿子，但却免不了让他枕在谷糠上；这就像聋子养育婴儿，正在打雷的时候却让他坐在堂屋里向外观望。这比起不知道小心的人又有过之而无不及。不知道小心的人，对生死存亡、可以不可以，从来没有辨别清楚。没辨别清楚的人，他们所说的正确不一定是正确的，他们所谓的错误也未必是错误的。这就叫非常糊涂。像这样的人是上天降祸的对象。用这种态度修身，必定死亡，必定遭祸；用这种态度治理国家，必定衰败，必定灭亡。这种死亡、衰败和灭亡不是自动找上门来的，而是糊涂招来的。长寿也常常是这样。所以有道行的人，不察看导致的结果，而察看引起它的原因，那么达到结果就是不可遏制的了。这个道理不能不彻底理解。



【原文】

使乌获疾引牛尾^{〔1〕}，尾绝力殫^{〔2〕}，而牛不可行，逆也。使五尺竖子引其橐^{〔3〕}，而牛恣所以之，顺也。世之人主贵人，无贤不肖，莫不欲长生久视，而日逆其生，欲之何益？凡生之长也，顺之也；使生不顺者，欲也；故圣人必先适欲。

【注释】

〔1〕 乌获：秦武王的力士，据说能举千钧。

〔2〕 殫 (dān 单)：力尽。

〔3〕 橐 (quàn 劝)：同“鞅”。《说文》：“鞅，牛鼻上环。”

【译文】

假如让像乌获这样的大力士用力拽牛尾巴，让牛跟他走。即使尾巴拽断了，人的力气用尽了，而牛还是不能带走，因为违反了牛的性子。假如让五尺高的小孩子牵着牛的鼻圈儿，牛就会跟他走到任何地方，因为这是顺应牛的脾性。世界上的君主、贵族，不论好坏，没有不想长命的，但是每天都在违反他们的生命本性，虽然想要长寿又有什么用呢？凡是寿命长久都是因为顺应它的本性，使生命不顺应的东西是人的欲望。所以圣人一定首先使自己的欲望适可而止。

【原文】

室大则多阴，台高则多阳，多阴则蹶，多阳则痿，此阴阳不适之患也。是故，先王不处大室，不为高台，味不众珍，衣不煇热^{〔1〕}。煇热则理塞，理塞则气不达；味